



米襄陽遺集

宋米芾元章撰

明范明泰長康輯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
閱符合瑞至于嚮暮于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
之路覩三星聯影掩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
也侍臣枚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
主民帝曰可聞其晻歟臯曰臣之淺學俳儕優
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

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跽而進曰
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
如碩鼠墮號鷓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
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奧嶺山斷遼
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晻晻而
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
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
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
武訖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

於百齡則是星也亦常煒燁而晶熒帝曰宜乎
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侮亡
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
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樸隱恤賑周
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
則是星亦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
翁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
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于祈連宛馬來于
天外致赤鴈駁鹿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

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皋所以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天馬賦

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世無此馬抽筆賦之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日星角而電發蹄挽踣以風迅鬣隆顛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閭闔下而輕噴低羣駑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繫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首蒼之坡蓋當下視入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獰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格靡顏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僮棗

抹粟豢肉脹筋若夫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噓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駝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呼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裏躡雲追電得所從而遽來

顏曾公碑陰記

曾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

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嘗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而躍上樑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

道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
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題曰至
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
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
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
年九月予游吳興適覩羗人新公之祠因得謁
拜公像其英氣僊骨凜然如在嘗閱雒中紀異
載公前事予爲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

朱樂園碑

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十九歲登乙科
病足不肯從吏趣築室居郡樂園坊有山林癖
著書閱古羗守監司莫不造請士大夫過者必
奔走樂園以後爲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
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羗教授又爲太學先
生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遘疾不
祿享年六十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
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
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

百卷六經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
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志也
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
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疋余昔
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
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
出出而無命孰諗於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絲清
音不改樂圃松悲

元章有相論帖論係曹
植撰見本集

露筋廟碑

天地之間雖大體陽况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
交相爲公各有正位其龐雜者亦交處于陰陽
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
其粉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卽察而陰譴亦不
旋踵則澤國之女潛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
不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
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
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
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

歸過其下刻石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
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
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囿猗日星建

元豐十老燕集序

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
郡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余以杭州
從事罷經由爲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
杰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
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迺闢郡齋會九

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
羌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寔孤映清
標邁遠鬱建功利煥於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
冲襟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行父子顯榮朝議
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
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醇耀或中臺
耆彥或四方膚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
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
修里閨標準蚤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頎碩德天

賜難老貌若遼鶴言爲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
章迭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
徽薰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旣立
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
於得進退從容千禩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
芾倦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旣傳屬爲叙引嗚
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於承命謹
序

李伯時雅集圖叙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
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
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
黃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
坐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爲
卅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
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
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
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

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弓而觀書者爲蘇子
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箠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
巾野褐據橫幅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
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
者爲張文潛道巾素服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
老後有童子執霽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
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
紫道服摘花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
名者爲米元章幅巾衷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

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
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雲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
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
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恠石之上下有
激湍環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
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
呼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
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
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

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
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是爲叙

蕭閒堂叙

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
曰昨送季濟民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蕭閒堂已
撤幕壁間有君像題曰權杭州觀察米元章像
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讐以
今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
歟行之曰君也僕爲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

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况同世哉世復有
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
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
君肇字天啓於相知間語僕如素心腹者云得
僕於王荆公蓋僕於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
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荆公於鍾山間公門有
數十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
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吳不知一
蔡二楊行能識面因延叟語發悲嘆并記其事

於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開求進之路則世
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已而求人豈其本心
寔利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耶彼口不道忠
信捷捷而惡人翩翩而自喜點點懷奸藏慝竊
竊掩人之善沾沾自標置者得不少悛乎旣序
其事因系以詩誰起蕭閒堂圖贊凡醜質昧昧
豈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遇二陵已相失
苟養走四方公卿更絕跡向我交漸稀背憎十
六七豐吾九畹蘭任汝滿地棘我豈蕭閒人偶
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彥精絕入妙筆君不媿顧
長康取媚桓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緩策京
山遇摩詰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
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無爲章吉老墓表

神農有熊氏咸以拯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
之簡易無文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
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
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

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鑿
書而得針灸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拯人
者壽至七十九莫不視膚透膜隨針病已華俞
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拯三千人
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
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以
吾友周元章撰埋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
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
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拯人除害物
者上清有錄許旌陽雞犬亦僊去後之人勿替
其志來拜墓下讀吾文者勉之

畫史叙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迂但見書畫傳甫
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生平寂寥所慕嗟
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
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
錦纁襲數十以爲珍翫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
埽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

媿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叙所睹見作畫史

書史叙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
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
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臯至於後愚妄作組
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
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垂虹亭

斷雲一葉洞庭颿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

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題多景樓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棲烟回首望北固雲藏淨
名天呼童速具輿憑高覽山川隱見豈不好開
霽景固全須更江風流湛湛清露圓歸途知有
伴華月上丹淵

觀音岩

秦驅禹鑿已寥寥却爲高人得姓焦鮑餌有時
邀楚釣海雲常覺護山樵巖多陰霧龍藏角虹

絳蒼林玉露臙濁氣不侵靈貺下方壇曾駐紫
清飈

題泗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
撞星斗且是東風第一山

山光寺

竹圍山徑晚風清又入山光寺裡行一一過僧
談舊事遲遲繞壁認題名仙來石畔懷灰劫鶴
語池邊勸後生三十年間成底事空叨閒祿是

榮身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擇
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卽爲之卒
難辨山谷示余於真州余爲詩紀之

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
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
去或難窮

望海樓

雲間鍊瓮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

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
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
茫然

題子敬范新婦唐摸帖

貞觀欵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婦美何爲寥寥
寶是似遭亂歸貞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
是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次洗玉躡金題半
歸米

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真濟美張翼小兒
寧近似滄溟浩對蹄泔水騰蛇無足鼯多趾以
假易真信用智龜澣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
似米

真裂紋勻真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
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真僞頭面拳跌趾久
假中分辨愚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
至米

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贈以詩

偃蹇汀眠鴈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

花奴

楚趣分茗水風光剪雪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
公圖

會薛紹彭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兒與兄翁四海論年
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

誚劉涇

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
秦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擬古

青松勁挺姿凌霄耻屈盤種種出枝葉牽連上
松端秋花起絳烟旖旎雲錦殷不羞不自立舒
光射丸丸栢見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
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托殊種種是霧物相得忘
形軀鶴有冲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口相
將上雲衢報汝慎勿語一語墮泥塗

中秋登望海樓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
修月戶桂枝撐損向西輪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佳氣恹恹聽誦歌路不拾遺
知政肅野多滯穗是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晴
獻谿山入醉哦須捉蟾蜍共研墨綵牋書盡剪
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黃葉紅葉滿泛船千里結言

寧有後羣賢畢至猥居前杜郎閑客今焉是
守風流古所傳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
詩偏

秋登峴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
過二娑羅卽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
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璫衣玉爲珥位維列仙
長學與千年對幽操久獨處迢迢願招顛金颺
帶秋威歛逐雲檣至朝隔輿馭颺暮過光浮袂

雲育有風駘蟾餐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
星氣興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僞紛紛夸俗勞坦
坦忘懷易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渙之彥舟

集英春殿鳴捎歇神武天臨光下澈鳴臚初唱
第一聲白面玉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
使敵枰使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
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
不約無遊輿握古圖書同岸曠淫朋嬖黨初相

慕濯髮洗心求易慮翩翩遼鶴雲中侶土苴厓
鷗那一顧邇來器業何深至湛湛具區無底汜
可恰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

漫仕平生四方走多與羣才竝肩肘少有俳辭
能罵鬼老學鷗夷但存口一官聊具三徑資取
捨殊塗莫迴首

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
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淮山一品
石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

麗其八十一數令百夫輦致寶晉齋又
七日甘露下其石梧桐柳竹椿杉蕉菊
無不霑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猶未已
因思之作此詩

我思岳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半天落石鯨吐出
流一里赤日露下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眠肘
項抵水洗背肩客時效我病欲死一夜轉筋着
艾燃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脚三十年重往
石上浸足眠

閶門舟中戲作呈伯原志東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累亂閶門咫尺
不安流何況盟津與江漢非無輕楫並長棹逆
風流水適相遭須臾風迴水流順星宿浮槎問
月高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
無處所亂莞叢葦滿清流

甘露寺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郭

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海近雲濤驚夜夢天
低月露濕秋衣使君肯負時平樂長倒金鍾盡
醉歸

荅劉巨濟

劉郎收畫蚤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
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累
弊惟峩峩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冠豸武士
後列肅大劔宮女旁侍顰修眉神清眸子知寡
欲齒露脣反法定饑世人覩服似摩詰不知大
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
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
品天下却緣顧筆在漣漪

題蘇之孟家薛稷二鶴

遼海未須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
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
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
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寮陽侍帝宸連城

照乘不保寶皇圖札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
起九原蕭蕭松嶷嶷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
賢心不已

潤州甘露寺

色政重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
遺耽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栢梁終厭勝會
副越人譚

雜詩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
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
吹天飄寒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
濃絃歌興罷拂衣還棄米何嘗有俸錢恩自大
釣能逐物只應訪藥是優賢

寄薛郎中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
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戟稀訟牒典
客閉閣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硯龜
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淮

燭天限織女烟海括地生霽光儁兒乃是翰墨
侶挾竹不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斐
几鋪雲肪依依烟苹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
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
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
不東來從此荒

歐恠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恠
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
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獯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

盲醫可憐智永硯空曰去本一步呈千嗤已矣
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
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
購亡高貲殷勤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

寄紹彭

蕭李駮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跡固通神水火土
更劫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
然無寸札自此輒畫相後人眼徒攝

揚州

東風何索寞帶雪入揚州尚想遺釵雀重觀上
玉鈎真同一夢覺空憶十年游邂逅逢孫楚酣
歌慰滯留

竹西寺

竹西桑柘暮鴉盤特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
相料理都緣塵土蔽青山

題麟鳳圖

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
方周德坐想訂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

邦旣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翫不勝雄狐逐
怒鷗

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爲下元水府
在其下雖大水不能沒余登山作賦系
以詩

插雲樓殿壓滄溟笑語風生伴暑清誰爲扶雲
開皎月練飛雪捲看潮生

貞孃墓歌

何不學仙冢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虎丘一叩

貞娘墓薜荔援墻委蘭露千歲蒙茸幾樹花夜
飄鬼火曉啼鴉向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
彩霞吳閭少年往來道黛娥釵燕誰能好酒滴
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
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闔閭穿葬處玉鳧欲
化湛盧飛

詠潮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
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

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

游湖州

夜汎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雖無織女
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江臯晚泊

柳水倚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
圓靈炯炯月初上條條風更冷遠山橫秀碧淡
墨說吾經

余嘗硯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
作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
詩寄劉薛

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蠶高壓巴郡
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
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
中見

將之茗溪戲作呈諸友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爲秋久賡白雪詠更度采
菱謳縷玉鱸堆案團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
與謝公游
半載依修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壑
源茶主席多同好羣峰伴不譁朝來還蠹簡便
起故巢嗟

余居半載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
置膽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
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

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任涼至逐
緣東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食飽但
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駐浮家爲興來句留荆水話襟向卞
峰開過剡如尋戴遊梁定賦枚漁歌堪畫處又
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
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却憐皎皎月依

舊滿船行

畚劉檢討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
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漫眼倚嗟斯人今實歎我
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聽閱墨皇三
復返

與薛老

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楊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
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

筆一戲空

右軍增慨帖贊

龍采鳳英天開日升亟勸多難力致太平雲章
每發目動神驚

王謝真蹟頌

山林寄妙巖廊英舉不繇不義自發澹古有赫
大帝天造翰蕤徠下龍跡震驚天地

題孔子像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百年仰聖

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自生民
以來未有如孔子蓋無得而名言

王右軍帖贊

混沌破龍蛇出大荒子鼓神物縱變恠造恍惚
起洪水稽天骨大道驚戮狂勃時蟄引無憚率
神禹錫鎮墀窟

王大令帖贊

猗太宰秀當代虛襟疏冲歆邁一筆落兩行帶

雲龍廷走百恠驚電掣斷光快盤偃蹇意無在
藐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冠千載

孔廟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
矯龍恠挺雄質二千年敲金石紮治亂如一昔
百代公蔭圭壁

題彌勒像

如來髓釋迦骨人不識彌勒佛

跋蘭亭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着
譚標書成焉式鬱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
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去專用一繡纒金鑄瑤璣
錦綉倚歟元章守之勿失

倒書揭諦呪

訶摩娑提菩諦揭僧羅波諦揭羅波諦揭諦揭

蚤起嘿念數十遍

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

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王略帖贊

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澹濃
動彷徨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行洞
天九九通遼陽芒芒十二小却長璽完神呵命
芾藏

明應公祠銘

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誰則能語而默俟河
之清乃通帝夢殖殖瑶壇乃靈是擁眈馨遠濁

以道祚宋公德不葷客必茹素擁徒駕御必以
風雨明德感神神應可呼勒石津塗以肅薄夫

硯銘

素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寶也

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塊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
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雲

以下寶顏堂補

壯觀亭

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千欲識謝公

清興處十山萬嶺雪漫漫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
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刊地靈極倪而雲霞
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
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
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
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
遠岫隱見淙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

線大磧南絕中涔之巔巖蔚起筆山之隙岩堯
雙聳五州之外嶒峻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
長山異氣龍蠹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
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羣于西
鄂而秋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
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
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
窮荒迢遘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
而赴北旣濬旣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

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
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
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
槎葭葦榔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僊下疾
飈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
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兜羅密而靈
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恍又不可得而
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
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塵汨
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
滿床圖籍鎖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
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
此樂也今來之歲時在間去也自筆藏爲圖念
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
不爲吾賦乎

跋殷令名帖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簡棲所撰錄于

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
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今名嘗書濟度寺額
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爲尚書故闕止字
而李氏諱不及淳日照基誦者正在真觀永徽
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印滉字
卽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
賢林舍人招爲茗雪之游九月二日道吳門以
王維畫古帝王易于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
言之孫翌日與丹徒葛藻字季忱檢閱審定五

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

跋顏平原帖

顏真卿學褚遂良旣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
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
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跡爾
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爲後世醜恠惡札
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
氏馬病帖渾厚純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
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

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

跋烟巒晚景卷

昔兄嘗赴吳江宰同寮語曰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之意吾子友仁亦能奪其善昨晚出局伯過新家出近景烟雲之狀友仁得其意耳襄陽老人湯題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遊茗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余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

余喜畫競欲得之歎有曉余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跋晉太保謝安石帖後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

水襄陽遺集
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
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
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家太宗皇帝借其藏
書摸閣帖但取郝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
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摸版
余特愛此帖欲博以竒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
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特愛此
帖欲博以竒翫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
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篤好見歸余年辛
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
丑日余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

跋歐率更史事帖後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
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尚帖余元豐官長沙獲
于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于鍾離景伯
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
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叅孔壁之遺孰
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閒外舍裝贖曰渤海

光恠字亦險絕真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
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虺劣

跋快雪時晴帖

右軍此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叅知政事
蘇公太簡家故物唐賜魏丞相徵故有鄭公之
後印又傳于褚遂良故有褚印蘇才翁子美有
跋及國老押署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
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摸本
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

與人

蒙書爲懍審道味清適漣陋邦也林君必能言
之他至此見未有所止蹄泔不能容吞舟閩士
汎海客遊甚衆求門館者常十輩寺院下滿林
君今在寺也萊去海出陸有十程已貽書應求
儻能具事力至海乃可此一舟至海三日爾海
鯨云自山東來在弊邑境未過來爾禦寇所居
國不足豈賢者欲去之兆耶甘貧樂澹乃士常
事一動未可知宜審決去就也

葛叔忱家計何如何人經理子弟長成不莫不
依邵氏過不邵氏二子弟生事如故不令人念
之忽老住院隨小師在丹徒安否久不得好吳
白沙有何舊人子平所苦何疾得宣城佳郡也
然旣以疾辭吳難便拜命不須且辭免也度過
山陽或入免之

梅愔奉議部授漣水何處人非子中甥乎告詳
問以告中間紛紛了無事蓋子中不留遂皆痿
蕤昭代有此老不能與人爭得若在杞時又須

廝論也

公手翰成十軸獨未有入兩府手扎也願惠答
使在祕玩中知公終始眷遇不替餘俟降麻別
馳賀次公執政矣誰爲經綸客望大啓東閣延
天下士爲睿主致太平芾雖駑蹇文武之用惟
所命焉

芾老不脫州縣可憐幸歲豐無訟而賢守相照
得以苟祿忽已半歲冬杪敬伏東閣

度九月奏計卽留禁從芾十一月滿九月爲入

季至時申求一巨舟西上我公任內與之後人
必不易也虔扣虔扣

芾皇恐瓜州非復往年亭榭登臨江山之間與
狀觀甲乙新於江口得地一片深濶無一畝黃
鶴臺所見相多少傍是兩浦橋目命爲江郊百
川浦作草堂基未有資呈芾異時歸早此屋來
往江南北遊戲焉

新瓜州開中閘傍隋臨江故宮基一高臺昨會
孝蘊建大亭其上未名而去正對鶴林黃鶴上
皇下皇山下視金山旁迎羣峰如圖無纖異乃
山傳神也戲作一上呈乞改抹
尊候冲勝山試納文府且看芭山暫給一視其
背卽定交也

承清問屬邑捕蝗海浦方暑恭惟勞神弊邑上
賴德庇幸無蝗生而雨露足必遂小豐聞海境
去弊境百里已上曾有些小今已靜盡亦恐民
訛不足信也近有秋祭文上呈可發笑魯君素
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

米襄陽遺集八
恩庇及此愧惕愧惕

比者大旆行邑獲望顏色許丘下風用是寒蹤
知所依託稍睽侍右詹景實深尋丞徑乏鹽城
比知已還治府謹奉狀陳情謝庇不備

稍別思企昨奉啓達未不辱答悚悚春暄起居
何如通融近送遠送三色人皆法也望檢以呈
宰公蓋人吏見惡元發所知卽或理不合差却
告示及抵裏吾曹內外一何隱也莫爲治邑賑
濟無效特不差乎呵呵

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
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所也陽極
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
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
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
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紹
聖四年同佛印訪堂頭禪師師留心於易遂贈
以易義并大書讀易堂三字遺之

元章寶晉集有稱百弓者十四弓者十弓者豈在當時固已散逸耶近歷探之藏書家亦並鈔其集今略以傳記所見糺之成泰後當隨益隨補備一家言云子般子范明泰元吉氏識

華亭沈紹文趙佐校

番禺梁嶼長水郁大年同校

米襄陽遺集

